



文学新观察

中华诗词如何走向现代化

蔡世平

研究、探讨中华诗词的现代化，不只是一件对诗词繁荣发展有现实意义的事情，而且也是一件将对国家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。

何谓现代化？我是从物质现代化与精神现代化两个层面去理解的。所谓物质现代化，是指当代最新科技成果、发明创造、材料制作、生产劳动等所构成的人类生活的物质世界。所谓精神现代化，是指适应当代物质生活条件与人际交往的人类精神活动。中华诗词的现代化，即是体现了当代物质现代化与精神现代化的诗词作品。

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诗史

中华诗词是中华文明史的华美篇章；一部中华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华诗史。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汉字语言文字，但同时也创造了中华诗词。体现汉字语言文字美质的诗词，从她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人们的喜爱。人们在生产生活中，低吟浅唱，不仅记录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，同时也完成了中华民族的气质修养与精神塑造。

唐诗宋词元曲是诗词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。清朝是诗词的中兴期，作品数量之多和诗人词人之多都是前朝不可比拟的。但是清朝的诗词高度与诗词影响力还是无法和唐诗宋词比肩。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对比考察、分析唐、宋、清的诗词面貌，就会发现，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，但却没有本质区别，都是一样的封建社会，一样的农耕文明，一样的语言体制。也就是说时代并没有给清诗词发展，提供足够的精神养料与“物质”条件。但是清诗词仍然是我们一份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。还由于清朝离我们距离最近，对今天的诗词建设更是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与认识价值。

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来，中华民族走上了艰难的现代化道路，及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才进入国家的全面现代化，与世界经济、文化的融合，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流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，中华民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现代化也成为当今中国的显著特征。

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不容忽视。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百年时间里，中华诗词被主流文化完全边缘化。但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，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又蓬勃蓬勃地发展起来。这正应了白居易的一句诗：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1984年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，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，2011年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，毫无疑问是诗词发展的趋势需要，是诗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情。30多年来大陆诗词社团遍地开花，诗词爱好者、诗词写作者、诗词吟诵者大量涌现，诗词队伍远在百万众以上，年创作量更是一个海量数字，多得无法统计。对外开放后，海外华人增多，诗词成为爱国思乡便捷的情感通道，诗词写作更是与日俱增，蔚为大观。诗词除了反映个人的日常生活外，还以极大的热情与人文关怀，积极参与到国家大事中来，以及自然灾害发生时对人心的温暖与拯救。如香港、澳门回归，迎亚运、奥运，江南冰雪、汶川大地震，及至现在的“两个百年”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等，诗词在国家现代化建设，特别是文化建设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。

中华诗词正由复苏走向复兴

中华诗词正由复苏走向复兴是不



容置疑的事实。这个事实还表现在诗人的当代意识与30多年前比是明显增强了。具有当代语言、当代意象、当代表现手法的诗词作品也相继产生，只是还没有形成诗词写作的共识与主流。

但是在今天诗词发展形势好的同时，也要清醒地看到诗词写作遇到的困境和问题。一种是诗词观念还比较“旧”，缺乏大胆的创新精神。固守旧体诗词的旧形式、旧格局；对旧的诗词意象、创作方法、表现手法，回味无穷，津津乐道；他人爱不爱看是一回事，反正我喜欢，我的朋友也喜欢。甚至认为旧体诗词是贵族文学，用不着献媚社会，讨好大众。一种是想创新但又不知如何创新。一想到创新，就想着如何突破形式、格律、声韵，往往进行一种写作冒险。因此写出来的诗词既不像新诗，也不能算旧诗，往往处境尴尬，费力不讨好，以致招来非议。今天诗词作品存在的倾向性问题，主要是语言陈旧，不鲜活；意象老套，无生气；构思板滞，少变化；审美疲劳，不提神。不少旧体诗词容易给人千人一面、读多生厌的感觉。

看来几千年形成的旧体诗词观念板块，是到了需要松动一下的时候了。这就需要我们用全新的现代化视角打量诗词。旧体诗词写作也要与时俱进，跟上时代步伐。要强健身体的脾胃来消化现代化，表现现代化，让旧体诗词焕发新的时代生机。

中华诗词面临六大时代变化

今天，中华诗词面临时代的巨大挑战，但时代也给诗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机遇。世间从来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。只要转换思维，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，中华诗词继唐宋后，就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时代高度。理由有如下六大时代变化，也是六大创新条件：

第一大变化是语言。封建时代完全是文言文写作。今天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全面覆盖，白话文生态已经形成。如果我们的写作仍然是文言文，就会给今天的阅读产生语言障碍。因此，今天的诗词还是要坚持当代语境写作。旧体诗词的“旧”，主要表现在平仄格律的“旧”、诗词体制的“旧”，其他东西，都是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。

第二大变化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。中华诗词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。今天我们已进入工业文明、城市文明、信息文明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今天诗词生长土壤已经变得多样了。庄稼的无土栽培已成为现实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诗词也就要适应这种“无土生长”，具体说就是要在工业文明、城市文明、信息文明的营养液里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

第三大变化是诗词地理。封建时

代，诗人词人几乎只能固守在一个很小的一块天地里，或者中国的版图内。所谓的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也只是读中国的书，行中国的路。现在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。诗人词人抬脚就跨出了国门，即使不能满世界行走，也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手段，熟知天下事。今天的诗词地图是大大地拓展了，诗词的领域是地球的领域，甚至是宇宙的领域。

第四大变化是传播方式。封建时代的诗词传播无外乎口口相传、吟诵题壁、刻板印刷、抄写分送等。今天信息改变了世界，互联网网住了世界。诗词的传播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。不仅出诗集非常容易，而且微博、微信、短信，弹指一挥间就能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诗词的传播与交流变得异常便捷。互联网同时也助推了诗词创新。

第五大变化是文本的丰富与文艺表现形式及文艺理论的多元。封建时代的文学文本无外乎诗词歌赋、话本小说、文言散文、地方戏曲等，诗词理论主要是抒情言志等。今天西方文学的进入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学文本与文艺表现形式，可供旧体诗词吸收、借鉴的东西更多了。

第六大变化是人的现代化。这一点是最为今天的诗词创作者忽略的。其实现代化突出表现在“物”上，但深层表现是“人”，是人的思想，人的精神，人的当代面貌，人看问题、思考问题、处理问题的方式，这才是根本的东西。

这六大时代变化既是今天的时代特征，也是今天的诗词现实，更是诗人值得骄傲的诗词财富与施展才华的舞台。今天的诗人面对我们光辉的诗词传统，完全可以拿出唐人宋人的勇气与担当，抒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雄浑壮阔而又鲜活透亮的诗词作品。我想李杜苏辛读了我们这些作品也会眼跳心颤，自叹弗如的。

我认为古人只是把诗写好了，但却没有把诗写对了。我们肯定唐宋词的成就就是对，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。但也不能低估时代的威力和人的能力。从理论上讲，历史的高度是看得见的，未来的高度却是看不见的。谁又敢保证，未来就一定不会出现一个诗词发展的灿烂期，甚至可能出现一个与唐宋宋词比肩而立的高度呢？我们的古人为今天的我们树立了榜样，我们也要为未来的子孙树立榜样。唐宋有唐宋的辉煌，今天也有今天的成就，没必要厚此薄彼，自惭形秽。今天的诗词得到了现代文明的浇灌，土壤是肥沃的，空气是清新的，人是现代的，只要我们增强自信，大胆实践，中华诗词就一定会创造新的时代辉煌。

(作者为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)

礼赞一碗饭

——献给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

王性初（美国）

翻阅半世纪前的美国华文报纸，上面记载着当年华侨为支持祖国的抗日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纷纷募捐捐款，在华埠掀起著名的“一碗饭”运动，人人掏出“一碗饭”的现金，献给祖国的抗战伟业。

翻阅着一叠叠已发黄的报纸，
翻阅着一页页记忆犹新的历史，
一字字，一句句，都渗出世纪的风云，
一天天，一周周，都滚出愤怒的追思；
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无法洗尽带血的屠刀，
七十载整整的流年不能掩埋日寇的暴虐！
发黄的报纸啊，就是铁的见证，
沉重的铅字镌刻下华侨的史诗……

这里尽管远离前线，远离炮声，远离敌土，
却和同胞肝胆相照，朝夕相处，手足相知；
祖国的苦难就是侨胞的苦难啊，
亲人的耻辱就是侨胞的耻辱！
面对民族的血泪、悲惨、英勇与不屈，
面对敌人的残暴、兽行、疯狂和歇斯底里，
华埠沸腾了，掀起了“一碗饭”运动！
——为了抗日，侨胞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！

一碗饭，就是一只砸向敌人的铁拳，
一碗饭，就是一杆支援前线的枪支，
一碗饭，就是一首响彻云天的战歌啊，
一碗饭，就是一句抗日必胜的宣誓！
一碗饭，就是一户华侨家庭的心声，
一碗饭，就是一篇声讨鬼子的文字，
一碗饭，就是一声冲锋陷阵的怒吼啊，
一碗饭，就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支持！

当年的小妹妹啊，你的微薄贡献，
聚沙成塔汇进了滚滚的抗日洪流；
当年的老伯伯啊，你的在天之灵，
早已含笑在抗战胜利的凯歌声里……
昨日的华埠，还响着一致抗日的口号啊，
今天的耆英，还藏着往昔抗日的箭矢！
不能遗忘啊，那一场场血泪斑斑的控诉，
应该牢记啊，那一位位先辈不朽的名字……

是的，我们永远不会遗忘，战争发动者
依然拒绝作出只言片语的忏悔；
是的，我们永远应该牢记，日本侵略者
至今仍千方百计地篡改历史！
让人们经常重温“一碗饭”的不朽功业吧，
那是我们侨胞的光荣，侨胞的骄傲！
让时代继续书写“一碗饭”的彪炳伟绩吧，
那是我们侨胞的火炬，侨胞的旗帜！

□散文

黄河魂

聂还贵

注定了，你是一条流光耀金的河流：黄河！

浩茫天地间，悬浮着一片神奇的黄土；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着一个黄皮肤的民族；黄皮肤的民族，啜饮着一道被黄土染黄的河水；黄皮肤民族的祖先黄帝，“以土德王，色尚黄”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七色之黄，太阳之光，向日葵之彩，火焰之芒，金子之烁。温暖，中正，包容，和融……

穿越不同地域，黄河绘塑一廊气象万千的画屏：或开张，或窄流；或越野，或穿峡；或湍急，或舒缓；或大潮，或微澜……曲时洋洋大观，弯处沃沃沃沃。而流至山西吉县壶口，两岸苍山峙夹，千米平阔舒展的河面，兀然极度收缩，瞬间聚束为几十米的“龙槽”。金鳞耀爪，潜跃腾翔；惊涛骇浪，狂卷骤流，翼然飞悬一挂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。仿佛曾经的万里曲折奔流，就为创造此刻这一道辉煌与神奇。

袖里乾坤，壶中日月。壶，《说文》注解：“昆吾（传说古代陶器业发明者）圆器也。”《公羊传》诠释：“礼器，腹方口圆曰壶”。壶口，河床以方见形，河岸围拢呈圆；更有飞瀑下切，裁一方矩形深谷巨壑，怒涛触底反弹，凌空绽放硕大一团蘑菇状紫云金气，端的是造化赐予人间的一把天壶神器！无伦盛的是酒抑或水，黄河之壶，只为上敬高天，下济苍生。

万里黄河一壶收，千古洪流泻一瀑。壶口瀑布，其状千波万涛，飞金溅黄，如火如荼；其势万马奔腾，百狮怒吼，金鼓雷震；其志长虹凌霄，水柱参天。若旌旗万面，猎猎呼啸；其情似一壶烈酒，壶盖砰然开启，水蒸气吞，芒焰白炽。壶口瀑布上空的太阳分外鲜红，光芒映照，瀑珠耀彩；水影灿烂，雄姿万千。即使山寒水瘦的冬日，壶口瀑布依然激情燃烧，波飞涛涌，壮色不减。瀑布周边，冰雕玉塑，金戈银剑，瀑布飞流遂愈显热烈雄奇，一幅人间大美宏景。

壶口瀑布，高度浓缩黄河精神风貌，集聚释放黄河意志精髓。走近壶口瀑布，我仿佛领悟到了黄河的真谛，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天赋秉性，触摸到了华夏五千年文明和文化绵延不灭的香火。面对壶口瀑布，一种敬畏黄河之情肃然而生，周身仿佛汲取吸纳了无尽不竭的力量，顿觉远方从此不再遥远！

巨龙、母亲，如何比喻，黄河都是一个辉煌生命的存在。其以一根炎黄子孙坚韧的生命脐带，氤氲着五千年丰厚的文明滋养；以一行豪迈激荡的青春诗句，飞扬着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的儒雅注释；以一条世界上最恢宏壮美的声带，轰鸣着一个民族高情烈士的心韵。而壶口，正是黄河铿锵激越的心脏，黄河鲜活高扬的灵魂，黄河澎湃不休的呼吸，黄河永恒搏动的脉动。



愁心付明月 千里寄相思

李白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，遥有此寄》赏析

周笃文

杨花落尽子规啼，
闻道龙标过五溪。
我寄愁心与明月，
随风直到夜郎西。

这首传颂千古的赠别诗，是李白写给其好友王昌龄的。王昌龄是盛唐诗风的杰出代表。他的边塞诗掀天揭地，驱电驱雷，影响极大。如其《出塞》诗：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何其雄杰乃尔！可这样一位盖世奇才，人生道路却极为凄惨。他虽于开元十五年（727年）高中进士，不久又中宏词科，却一直沉浮在县尉与校书郎的下僚之中。还一再遭贬。天宝六年（747年），昌龄又以细故远谪五溪之外的龙标县当县尉。此时在浙东剡溪旅途中李白得知消息，很为老友担忧抱屈，于是写了这首深情无限的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，遥有此寄》的诗，千里投送，以相慰藉。

此诗首句点出“杨花”与“子

规”，用极有象喻性的景物烘托离情。“杨花”在诗中多指柳絮，它漂泊无定，是抛家傍路、流离失所的象征。隋代民歌就有“杨柳青青着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。”就是显例。“子规”，即杜鹃。啼声若“不如归去”，是留人不走的冤禽恨鸟。民谣有：“……南北东西，千丝万缕。系不得郎舟住。这边啼鹧鸪，那边唤杜宇，一声声行不得也，一声声不如归去。”都是借柳絮鹃声来刻画离情别恨。

太白的首首诗即以发端，将伤别之情浓重地刻画了出来。次句则点出谪地，“五溪”指怀化洪江一带的五条河流，即沅水、辰水、溇水、舞水和渠水。当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，叫五溪蛮。杜甫《咏怀古迹》之一云：“三峡楼台淹日月，五溪衣服共云山。”正指此地。五溪地处偏远，道路艰难，当时视为畏途。龙标本为地名，这里代指龙标尉王昌龄。这个转换用意意在

增加联想。使之与“龙荒蛮甸”之类的穷乡僻壤产生联系，是其用笔微妙处。后二句用“我”字领起，直抒胸臆：把我对你的愁心托付给明月吧！让它代表我的心随风送到夜郎吧。不说把愁心托付给诗城，托付给差人，而说托付给朗照人天的明月，是一种升华诗意的笔法。它使诗意顿然变得空灵、曼妙、高远、清华了。它将一段关切之情表现得格外惻怛感人。用笔之轻灵，设色之佳妙，寄情之真挚，可谓妙到毫颠。

不知是命运的巧合，还是造化之作弄。11年后，李白因参加永王璘部队之故也被长流夜郎。他十分苦恼，尽量延宕。从乾元五年（758年）春天开始流放，在荆南楚北转悠了一年多，直到乾元二年（759年）三月，刚到白帝城，就等来了大赦消息。半道放还时，写下了《早发白帝城》，以志其快。

李白在流放途中，来到鼎州（常德），在沧水驿楼上写了《菩萨

蛮》《忆秦娥》二词，更是开了唐词的先河，影响重大。王国维以为其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“寥寥八字，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”李白在《春滞沅湘有怀山中》诗云：“沅湘春色还，风暖烟草绿。古之伤心人，于此断肠续”诸语，与其《菩萨蛮》：“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”的诗句，语境心情，如出一手，印证了李白对《菩萨蛮》的著作权。为千古词坛添一佳话，岂不妙哉！

重读其赠王昌龄诗与《下江陵》《菩萨蛮》词，皆与夜郎有关。令人有祸福如环，倚伏相继之叹！



诗词鉴赏